

Music characteristics of Dushan Lantern Opera and its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in modern chorus

Yingqin Mo

Dushan County Cultural Center, Guizhou Province, Qiannan, Guizhou, 5582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verse cultures and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art forms, Dushan Lantern Opera, as a folk art of Guizhou with grea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has a different spark with the modern chorus art of pursuing breakthrough. This paper first studies the music characteristics of Dushan Lantern Opera, explores the origi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alyzes the scale tone, melody rhythm, singing instruments and other music elements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music, performance form,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other aspects, such as harmony adaptation, stage scheduling contradiction, and finally discusses practical strategies, covering harmony innovation, stage innovation, 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al strengthening measures. This study injects vitality into the theory of music fusion, helps the chorus innovation and non-genetic inheritance in practice,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confidenc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s the wide dissemin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Keywords

Dushan lantern opera; modern chorus; music fus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rtistic innovation

独山花灯戏音乐特色及其在现代合唱中的应用探索

莫应勤

贵州省独山县文化馆, 中国·贵州黔南 558200

摘要

在当今多元文化蓬勃发展、艺术形式不断交融创新的背景下,独山花灯戏作为极具地域特色的贵州民间艺术,与追求突破的现代合唱艺术碰撞出别样火花。本文先深入研究独山花灯戏音乐特色,挖掘其明清起源、剖析音阶调式、旋律节奏、唱腔乐器等音乐本体要素及深厚文化内涵;接着分析二者融合面临的音乐、表演形式、文化传承等层面问题,如和声适配、舞台调度矛盾等;最后探讨切实可行的实践策略,涵盖和声创新、舞台革新、文化深耕与教育强化举措。本研究为音乐融合理论注入活力,于实践中助力合唱创新、非遗传承,切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推动地域文化广泛传播。

关键词

独山花灯戏;现代合唱;音乐融合;文化传承;艺术创新

1 绪论

在当下文化艺术研究繁荣昌盛的大环境中,民间戏曲同现代音乐的融合创新慢慢变成了学术的热点议题,以往的研究针对独山花灯戏已有所涉足,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详尽地梳理了它起源于明清时期,受到汉族以及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织的影响,由简单的“地灯”形态逐渐发展成为成熟舞台艺术的演变历程;在民俗学的领域重点关注其在当地婚丧嫁娶、节庆祭祀等民俗活动中所充当的重要角色,阐释了它作为民俗文化载体的深远意义;在艺术学的范畴当中,针对其表演形式、舞蹈动作、服饰道具等外在展现进行了剖析,让世人了解其独具特色的舞台风采。不过当把视线

转向独山花灯戏音乐与现代合唱的结合研究时,就显露出许多的缺陷,现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于二者融合可行性的初步探讨上,只是简略地提到了文化价值,却没有深入探究音乐本体层面的融合细节;在表演实践、文化传承的落实等关键环节几乎是一片空白。例如怎样化解花灯戏音乐独特的音阶、调式、节奏和现代合唱规范体系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二者在舞台表演形式上的差别,以及怎样让融合的过程不只是浮于表面,真正传承独山花灯戏的文化内涵等问题亟待处理,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深度探究独山花灯戏音乐的特色,仔细剖析融合的难点,并给出切实有效的实践策略,填补这一跨领域研究的空缺,助推民间艺术与现代音乐的共同发展。

2 独山花灯戏音乐特色的理论基础

独山花灯戏音乐承载着深厚且别具一格的艺术内涵,

【作者简介】莫应勤(1968-),男,布依族,中国贵州独山人,馆员,从事群众文化研究。

其众多特性筑牢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归属于曲牌联结体，具有不少于三百余首的唱腔曲牌，诸如《采茶调》《贺调》《财门调》《路调》《数板》等等，令人目不暇接，传统剧目音乐依照剧情发展，巧妙地把这些曲牌加以有机组合，角色的各种情绪通过曲牌的转换得以顺畅表达，戏曲的叙事性和歌谣性相互配合，鲜活地呈现出故事的整体面貌。显著的间奏曲式是其另外一个突出特点，这些间奏曲仿佛是串联珍珠的丝线，一直贯穿于整个音乐过程，它们不但发挥了衔接过渡的功能，还精妙地调控着音乐的节奏与氛围，令观众在欣赏时犹如身处一场连贯且富有变化的音乐行程之中，特性音调与富有特色的锣鼓套打更是独山花灯戏音乐的核心标志。“大板头”“头板头”“二板头”“一板头”“夺头”和“扫板”等独特称呼，结合极具地域特色的锣鼓“套打”，构建出极具辨识度的特性音调，把控着整个演出的节奏与风格趋向，促使其音乐体系完备且独立。大量的衬字（词）例如“依”“呀”“哟”“哪嗨嗨”“哪吱依嗨嗨”的合理使用，为音乐赋予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它们在唱腔中自然融入，恰似灵动的飘带，增强了字（词）之间的连贯性与音乐性，让旋律更为柔和优美，充分彰显独特魅力，而且独山位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以布依族、苗族等民族居多，将极具个性的地方语言融入唱腔与道白之中，这种语言承载着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与地域风情，从发音、词汇直至语法，都给独山花灯戏音乐打上了醒目的地域印记，使其和其他艺术形式明显区分开来，为后续研究与现代合唱的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起点。

3 独山花灯戏音乐在现代合唱中的问题分析

3.1 音乐融合障碍

当独山花灯戏音乐步入现代合唱范畴，二者产生了众多棘手的问题，在和声适配这一方面，西方传统的和声体系构建于功能调性的基础之上，注重和弦的功能性行进，然而独山花灯戏音乐的旋律走向较为自由并且具有民族特色，常常存在一些特殊的音程与不对称的旋律线条，例如在对一些经典的花灯戏曲目进行合唱改编的时候，如果生硬地套用西方和声的规则，会致使原本灵动的旋律受到和声框架的约束，风格变得不三不四，音乐的民族韵味大幅降低。节奏整合也是困难重重，现代合唱大多遵循整齐的节拍，以此来保证整体的韵律感与协调性，可是独山花灯戏音乐的节奏丰富多样，大量使用切分节奏、附点音符以及散板节奏来彰显独特的风情，而一旦强行将其归入合唱的常规节奏模式，就好像给自由驰骋的骏马戴上枷锁，不但打乱了花灯戏音乐原有的灵活节奏，也让合唱的韵律变得杂乱无章，严重损害了音乐的整体美感。

3.2 表演形式冲突

在将独山花灯戏和现代合唱相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表演形式的冲突构成了另一个突出的障碍，舞台调度的矛盾

格外显著。现代合唱的演出往往注重站位的规整性与对称性，团员们大多呈静态排列，以声音的交融作为核心诉求，致力于营造出和谐统一的听觉场景，再看独山花灯戏，其表演极具动态特质，演员们需要凭借灵活多变的走位、丰富夸张的肢体动作来呈现剧情、刻画人物，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戏韵。当二者共同登台时，如果缺少精心的规划，很容易出现舞台空间利用紊乱的情况，观众的视觉焦点会被分散，要么聚焦于静态的合唱而忽略了花灯戏表演的细节，要么被花灯戏演员大幅度的动作所吸引，导致合唱部分沦为背景之声，整体的演出成效严重受损。演唱风格的差别十分明显，合唱追求音色的纯净、统一以及发声的科学性，力保各个声部融合无缝。而独山花灯戏的唱腔源于民间，口语化的特点显著，不同的角色有着独特的润腔方法，或粗犷豪迈，或婉转柔细，饱含着浓郁的生活味道。强行统一风格会使花灯戏丧失原本的韵味，可要是保留差异又容易造成听觉上的分裂感，给融合带来极大的挑战。

3.3 文化传承隐忧

在独山花灯戏与现代合唱的融合进程中，文化传承方面存在诸多隐患，内涵理解趋于浅表化的情况较为显著，目前部分创作者在把花灯戏音乐融入合唱时，常常仅注重音乐形式的拼接，随意选取几段旋律、几个唱腔加以组合，却漠视了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例如在某些商业演出的合唱改编中，《闹灯记》的故事被简化成几个零碎的片段，原剧中所包含的当地婚俗、节庆祈福等民俗文化内涵荡然无存，观众只能听见表层的音符，难以领悟到文化的核心要义，致使花灯戏变成了空洞的音乐躯壳。教育传承的短板格外明显，对于专业音乐教育体系内，独山花灯戏的相关课程几近缺失，教师无法进行系统的知识传授，学生也难以深入探究学习，而在社会层面，普及的途径稀缺，针对青少年开展的推广活动寥寥无几，使得年轻一代对这一珍贵的民间艺术感到陌生且疏远，传承队伍出现人才断层，长此以往，独山花灯戏的文化火种恐怕会日益微弱，难以在现代合唱的融合潮流中维系自身的生命力。

4 独山花灯戏音乐在现代合唱中的实践策略

4.1 音乐创作融合路径

面对音乐融合的阻碍，切实有效的创作路径急需探寻，在和声创新的层面，摒弃盲目照搬西方传统和声的方式，深度开掘民族和声的资源，例如依照独山花灯戏音乐里频繁呈现的五度、四度等独特音程来构建和弦，就像在改编《踩新台》时，采用纯四度、纯五度叠置的和弦来烘托旋律，既留存民族韵味，又增加和声的丰富度，同时灵活引入变和弦，在音乐的转折位置营造出独特的音效，使听觉层次更为丰富。在节奏融合的技巧方面，精确掌控花灯戏节奏的核心，对于具有特色的节奏型，例如切分节奏、附点音符，并非进行简单的规整处理，而是将其当作动机巧妙地加以串联，以

《哥爱妹来妹想哥》为例,提取原曲开头的切分节奏,在合唱的不同声部错落排布,形成相互呼应,既保持原曲的韵律,又符合合唱节拍的规律。并且还能够适当引入现代的节奏技法,比如弱拍起唱、节奏疏密的交替,让融合之后的音乐既有传统的底蕴,又拥有时代的新元素,开拓出独山花灯戏与现代合唱音乐创作的全新领域。

4.2 表演形式协同优化

鉴于表演形式存在的矛盾,具有针对性的优化举措极为关键,在舞台设计的创新方面,摒弃传统合唱与花灯戏表演相互分离的布局,依照节目内容,精妙地划分动静态表演区域,例如在演绎《七妹与蛇郎》时,把合唱团员安排在后方较高的位置,采取静态站位,充当背景音效来营造氛围,以和声之美奠定情感基础,前方空出宽敞的空间让花灯戏演员发挥,借助其灵活的走位、夸张的动作来推进剧情的进展。二者通过灯光的切换、场景的转换达成有机的互动,保证舞台焦点能够有序地转换,视觉层次清晰明了。在演唱风格的协调方面,深入探究花灯戏独有的唱腔,训练合唱团员精确地把控润腔技法,像是在演绎抒情的段落时,学习花灯戏的委婉拖腔,增添韵味。按照角色和音乐段落灵活地进行切换,当合唱进入花灯戏主角的内心独白环节,就融入相应角色的口语化风格,模拟其音色、语调的变化。同时,重视音量平衡的调节控制,让花灯戏的唱腔与合唱声部相互配合,塑造出和谐统一且特色突出的舞台展示效果。

4.3 文化传承推广举措

针对文化传承存在的隐忧,需推行精确且强效的举措,在文化深挖行动中,构建专业化的文化研究团队,深入独山区域,探寻花灯戏经典剧作背后的民俗故事、文化内涵,像《送仔上学》承载的当地尊师重教的传统,把这些文化精粹加以整理并编册,在合唱排练之前,设定专门的文化阐释阶段,借助图片、视频等多媒体素材,鲜活地呈现其文化背景,令参与者领会每一段旋律、唱腔所承载的情愫。在教育

传承强化方面,学校与当地文化馆、民间艺人协同合作,开办独山花灯戏音乐兴趣班或者社团,邀请经验丰富的艺人走进校园,周期性开展工作坊,亲身示范传授表演技艺,同时组织校内的花灯戏合唱竞赛,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于社会而言,文化馆、花灯展演馆、非遗传习基地、文化中心设立体验区域,配备专业的指导人员,定时举行“一日花灯戏体验”活动,使民众近距离领略其魅力,另外借助社交媒体平台,邀约网红达人参与体验并进行分享,拓展传播的范围,全方面促进独山花灯戏文化的传承。

5 结语

本研究全面深入地解析了独山花灯戏音乐的特质以及其在现代合唱里的运用,于理论维度,回溯花灯戏的起源,梳理清楚其音阶调式、旋律节奏、唱腔乐器等音乐本体所独具的魅力,清晰明确其承载的地域民俗文化内涵,夯实融合的基础。针对实践中的困境,剖析音乐融合存在的和声、节奏阻碍,表演形式的统筹、风格矛盾,还有文化传承的浅层、教育缺失等隐忧,进而给出应对的办法,在音乐创作方面创新和声、巧妙融合节奏;在表演形式当中改革舞台、协调演唱风格;在文化传承推广领域深度耕耘文化、加强教育等多维度共同施力。这不但为独山花灯戏的传承开辟了新的路径,让古老的艺术在合唱领域绽放新的活力,还为民间艺术和现代音乐的融合提供了范例,未来有望目睹更多的地域珍宝与现代艺术携手同行,共同缔造多元文化繁荣的胜景,让民族文化的自信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 [1] 朱玲波.独山花灯本土特色探究[D].贵州大学,2009.
- [2] 赵心宪.区域花灯传承发展的民族民间问题——试论独山花灯文化生态研究的切入点[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7(5):4.
- [3] 武晓英.浅谈“花灯文化进校园”教学实践及创新性[J].精品,2020(4):1.